

琴台 彥火

### 徐志摩與金庸

徐善曾很關心金庸的身體狀況，三年前他曾探望過，因時間關係，之間沒有什麼太多交流。

我說，我也有近三年未見過金庸。他說，他家與金庸有親戚關係。金庸母親徐淑女士是徐志摩的堂姑媽，金庸是徐志摩的表弟。

我告訴他，香港文化博物館剛開設了「金庸館」。他聽罷，興致勃勃，希望我安排去參觀。

下午茶敘後，我開車送他一家到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。

他的一家在金庸館前的招牌拍了合照。他對金庸館的每一件展品都表現了極大興趣。他一直關心金庸對徐志摩的評價。

展場上，有一段香港電台電視部早年拍攝的「傑出華人系列——金庸」的錄影，其中金庸談到他的表哥徐志摩，頗不以為然。

對徐志摩的道德文章並不認同，特別是徐志摩與張幼儀的離婚更不予苟同。

我沒有將這段話告訴他。

其實，在徐志摩與張幼儀感情的糾葛上，金庸是站在徐善曾的祖母張幼儀一邊的。

徐善曾的父親徐積鏞（小名阿歡），是徐志摩與元配張幼儀的大兒子。徐張共生了兩個兒子，徐積鏞外，次子彼得，在歐洲出生，三歲夭折。

徐積鏞出生於一九一八年浙江海

寧，育有一子三女，現住在美國紐約皇后區。一直深居簡出，為人低調。

直到近年，終於有記者找上門，他才勉強答應採訪。也許年歲大了及長居美國原故，心胸開闊了，懂得寬容，他對拋棄他母親的父親，倒是沒半點怨言。他以一句話總結他父親的一生：「我父親太苦了！」

他表示，與父親同齡人的好友如胡適、梁實秋等都享高壽，只有父親一生坎坷磨難，並感慨地說：「父親如果不死，活到八九十歲，相信還會有女人要他的。」因為「很多女人傾慕父親的文采」。

這次與徐善曾談起他的祖父，也有同感。這是為什麼退休後，他孜孜不倦地寫了《徐志摩傳》，他對祖父的種種過失，閉口不談，他關心的是他祖父生前的行跡。

他說，他還在蒐集祖父的資料。

（《說徐志摩》之二）



■2017年4月8日，徐善曾(左)與作者攝於香港金庸館。 作者提供

天音 楊天命

### 金庸小說人物的命格（上）

天命最近可謂是「忙到七彩」，但不只是為了生意，而是為了人生的樂趣。讀者朋友可能都知道，除了玄學之外，天命最喜歡的是看電影或電視劇，還有做書蟲。最近我之所以忙個不停，就是因為一邊看書、一邊看電視。如果你是金庸粉絲，一定有過類似的體會！

我說的正是近期熱播的，內地製作版的《射雕英雄傳》。這個版本中，由三哥苗僑偉飾演黃藥師。三哥的演技本就爐火純青，而在這個劇集中，他做得更是特別絲絲入扣，讓人追劇追得欲罷不能。

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劇中CG特技十分出色，動作場面當然也比以前的版本更加流暢逼真，可謂「針針到肉」！觀者得到的視覺享受，也是前所未有的好。所以，這個版本，是諸多版本中最令我喜愛的。我一邊做「電視精」，一邊做「書蟲」，攤開書本回味，對照比較情節有何異同，自然忙上加忙！

金庸先生一直是我的偶像，有幸的是，我曾跟他一起吃過幾次飯。

在我心中，他的小說必定是能夠流芳百世的經典。為何我如此喜歡金庸小說？因為每個角色的性格都立體和突出，人物內心的架構完整嚴謹，簡直可以套用八字命格為每個人物「算命」。

於是，我在看書和電視劇的時候，實在難忍「職業病」發作，不斷為這些人物「算命」。當然，我不可能知道他們真實的「生辰八字」，只能通過逆向思維，從他們的表現，反向推算他們的八字命格。其中，黃藥師必定是傷官格，歐陽鋒則一定是七煞格，洪七是劫財格，郭靖則是正印格。詳細解說是什麼呢？閣下不妨先動腦筋自己想想，答案下期專欄揭曉！



■苗僑偉在早期《射雕英雄傳》中的造型。 網上圖片

生活 吳康民

### 李敖收藏室展

作家李敖在二十年前為他的回憶錄寫序時，用了十六個「不」，這就是：倨傲不遜，卓而不群，六親不認，豪放不羈，當仁不讓，守正不阿，和而不同，抗志不屈，不折不撓，勇者不懼，玩世不恭，說一不二，無人不罵，無書不讀，金剛不壞，精神不死。

這十六個「不」，有的確是他的自我寫照：如倨傲不遜，豪放不羈，玩世不恭之類；有的卻是他的自我吹噓，如百折不撓，勇者不懼，無書不讀，說一不二之類。但他的確是無人不罵，罵人罵出名堂；無書不讀，讀出自成一格的文采來。

李敖沒有經歷過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，算是在一個相對自由的台灣，「隨緣而入地化凌雲而活」。今天才能撇脫地「笑傲生死」。加上當前兩岸之間來往密切，大陸方面也需要台灣方面有人來溝通，因此他才能如此活得精彩，而且在大陸方面受到歡迎。如果碰上早年大陸的政治運動，他不被鬥得個死去活來才怪。

晚年的李敖年八十二歲，照理還可以活上十頭八年。可惜他已患上惡性腫瘤，能活多久，誰也不能肯定。據說癌症在老年人來說，會比年輕的可以拖得長些。我們總希望這位老頑童可以活得更加久些。

無論對李敖的言論和行止有這樣和那樣的批評，但應該承認，他的愛中國之心卻是堅定不移的。他反對「兩個中國」，說：「如果愛台灣就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」

我們知道李敖是一個作家，一個有獨特觀點的作家，但不知道他還是一個收藏家。他敢去北京開文物收藏展，可見他的收藏當有一定分量。如果有可能的話，也希望他的收藏展在北京完結以後，能夠到香港來展覽一番。

翠袖 查小欣

### 江若琳甜蜜認愛

江若琳今年入行10周年，日前罕有地宣佈新戀情，男友是有「生煎包王子」之稱，前音樂組合Bliss成員蕭潤邦（Oscar），江若琳開心分享：「找到愛我的人！」

愛情得意，事業發展理想，唯一纏擾她的是與前經理人公司合約糾紛的官司，她每月必須要賺六位數作為生活費和支付律師費。

江若琳入行是因為鍾愛唱歌，想將最大嗜好變成終生事業。當初作為新人，底薪很低，要靠多接工作增加收入，名副其實的多勞多得。手停口停，雖然艱苦，但她仍堅持跟唱歌老師進修歌唱技巧，致令每個月都入不敷支，要向經理人公司預借薪金，她曾拿着銀行存摺簿向我哭訴苦況，賬戶只剩幾十港元，她為要唱歌，願意咬緊牙關去捱。

儘管如此，她沒放棄出唱片的決心，為實現夢想，她不惜向公司借百萬港元出專輯，各項支出都要公司替她墊支，累積起來，最高峰期她欠公司300多萬。

官司拖了三年，每月要支付龐大的律師費，江若琳主要接內地工作，穿州過省拍劇、登台，捱得挺辛苦，但江若琳卻不以為苦。官司今年底進行案件管理聆訊，見過鬼怕黑，江若琳現在每接一項工作前

會交給律師過目研究細節。

江若琳有過人的鬥志，為紀念入行10周年，明知沒錢賺，仍要推出廣東歌《小燈塔》，更邀得偶像周慧敏聲演，她說出心聲：「這十年發生了很多事，好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，音樂是最直接的，又不是為賺錢，又不是爭獎，偶像周慧敏竟用行動支持我，實在受寵若驚。」

江若琳捱得再苦，卻從沒想過嫁個有錢人，「我不喜歡富二代，可能不幸地我認識的富二代都不太適合我，常常談名車、紅酒，我興趣不大。我追求心靈上交流，事業上有上進心，這才是真正的財富。」她終於找到了。

江若琳捱得再苦，卻從沒想過嫁個有錢人，「我不喜歡富二代，可能不幸地我認識的富二代都不太適合我，常常談名車、紅酒，我興趣不大。我追求心靈上交流，事業上有上進心，這才是真正的財富。」她終於找到了。



■江若琳日前宣佈與有「生煎包王子」之稱的蕭潤邦拍拖。

百家廊 張桂輝

## 人生有為短也長

春節期間，與幾位老友品茶聊天，當談到人生這個話題時，老王不無傷感地說：「時光最無情，人生最短暫！」老劉慢條斯理道：「人生如演戲，轉眼就謝幕囉！」老李則借曹操《短歌行》中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」來闡發一己之見……

的確，人的一輩子，較之自然界許多事物，實在很短很短。不要說與亙古不變的名山大川比較，就是與千歲蘭、萬年柏等花草樹木比較起來，也要短得多。1月20日英國《每日郵報》報道，美國攝影師Beth Moon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，拍攝了一系列年代久遠的參天大樹，其中一些古樹，已有4,000年左右的歷史。在她看來，這些至今仍然聳立的古樹，不僅是美麗的地標，而且是一個人類與自然、人類與時間連接的方式。

生活常識告訴我們，新陳需代謝，有生必有死。即便是幾千歲的古樹，最終也都要枯死的，更何況是人。生活常識告訴我們，七老八十也好，長命百歲也罷，生命之樹是不會「萬古長青」的。然而，只要我們換個思維方法，用辯證的眼光看問題，人生，說短也短，說長也長。關鍵在於，怎樣認識它、如何把握它。

生命無法複製，人生不能重來。常言道，好死不如賴活。正因此，古往今來，誰人不希望自己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。哪怕疾病纏身，也要頑強抗爭。尤其是皇帝老兒，巴不得時時刻刻有人喊：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」。可是，這個「口號」，不知喊了多少年，不知叫過多少遍，有史以來哪一個皇帝活過一百歲？

有資料表明，中國正統王朝中，最長壽的皇帝，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·弘曆——1711年9月25日—1799年2月7日。新中國成立後，「毛主席萬歲」也不絕於耳。1954年2月10日，陳雲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說，「毛主席萬歲」這是一個政治口號，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萬歲的……說毛主席不能萬歲，這似乎不太好，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，毛主席是不能萬歲的。（《陳雲文稿選編（1949—1956）》，218頁，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。）殊不知，毛澤東也曾坦坦蕩蕩地說

過：「人都是要死的，這是個概念。」

2009年12月15日人民網《毛澤東沒有被「萬歲」陶醉笑談自己五種死法》：第一，有人開槍把我打死。第二，乘火車翻車、撞車難免。第三，我每年都游泳，可能會被水淹死。第四，就是讓小小的細菌把我鑽死，可能輕視這些眼睛看不見的小東西。第五，飛機掉下來摔死。最終，毛澤東的人生，在83歲那年劃上句號。

觀察發現，隨著幸福指數的日漸提升，人們更加渴望延年益壽，恨不能青春永駐、長生不老。於是，堅持體育鍛煉、講究強身健體者與日俱增；注重飲食結構、定期健康體檢者比率倍增……無疑，這些都是觀念更新、社會進步的表現。殊不知，人生自古誰無死。否則，《莊子·知北遊》中，怎麼會發出「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」的感慨？大文豪蘇東坡又怎麼會在《赤壁賦》中哀歎：「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」的長歎呢？

生命有限。無論是官是民，不管是富是貧，正確的態度是，應當珍惜生命，懂得擁抱生命。既要細心培育，更要精心呵護，通過科學調節和合理保養，讓生命之樹，盡可能長得茂盛些、活得長久些。但以為，生命的長和短，好比物體的大與小、粗與細、高與矮、重與輕一樣，是相對而言的。舊時說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現如今，物質生活改善了，醫學水準提升了，醫療技術進步了，世界各國人均壽命都有所延長。2015年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發佈的2015年版《世界衛生統計》報告指出，從總體上看，全世界人口的壽命，都較以往有所增加。中國在此次報告中的人口平均壽命是：男性74歲，女性77歲。這與古人相比，不是長多了麼？

人的生命，所以有短有長，有的英年早逝、來去匆匆，有的老當益壯、益壽延年，除與遺傳基因、生存環境有一定關係外，還與生活習慣、生存環境、心情心態、保養保健等密切相關。但以為，壽命的長短，只是人活在世上時間總量的多少不同罷了。19世紀中期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、文學家、思想家、哲學家列夫·托爾斯泰認為，人生的價值，並不是用時間，而是用深度去衡量

的。在我看來，人生在世，還有一個超越壽命自身的「長短」。只不過，衡量這個「長短」的尺規，不是看他活着的時候享受了多少，而是看他死後留下些什麼。

古今中外，有的人雖死猶生、萬古流芳，有的人雖生猶死、行屍走肉。其所以然，既是客觀條件的功過，更是主觀因素的作用。你看那天幕上的流星，雖然轉瞬即逝，但卻流光溢彩。它們短暫的燦爛，不取決於塊頭的大小，而取決於燃燒的過程。同樣道理，人生是否精彩，不在於他的身份地位，而在於他的奮鬥歷程。

一個人，不論財富多寡、地位高低，不管身體強弱、能力大小，只要朝着既定的人生目標，積極進取、不懈奮鬥，即便不能大功告成、光宗耀祖，也必定有所建樹、有所成就。即使不能活到天荒地老，也算是「瀟灑走一回」。

人生好比旅行。每個人選擇的目的地可能有近有遠，遊覽的景點可能有多有少，乘坐的交通工具可能有好有差，行進的速度可能有快有慢，但旅程最終都是要結束的。換句話說，倘若世界上人人都長命百歲，不要說糧食、肉類等供不應求，就連地球也不堪重負呢。英國劇作家威廉·莎士比亞說過，人生苦短，若虛度年華，則短暫的人生就太長了。

古人云，人到無求品自高。我想說，人生有為便不短。須知，有為是相對而言、因人而異的。工人把活做好，造精品、出佳品，是有為；農民把地種好，多產糧、產好糧，是有為；軍人把武練好，能保家、會衛國，是有為；教師把書教好，出人才、育棟樑，同樣是有為……

人生之路不平坦，許願容易遂願難。生活中的你我他，因為種種原因，或許當不上仁人志士、成不了英雄豪傑，既不能一鳴驚人，更難以青史留名。但我們可以把握今天、駕馭明天，修正行進方向，調準人生坐標，勇往直前、執著追求。

成功了，不固步自封；失敗了，不灰心洩氣。堅持腳踏實地、孜孜以求，做到生命不息、進取不止。這樣，縱然不能長命百歲，哪怕不能出類拔萃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，也可以在奮鬥中，得到拓展與延長。

路地 湯禎兆

### 麻疹「新」知

之前談及麻疹疫苗會把病毒帶回社區，藥廠建議接種者隔離三周，家人亦要小心，但以上指引當然沒有人跟從。

不過接種麻疹疫苗多年，也不見有社區爆發，足以證明人的身體狀態較病毒是否存在，影響更為關鍵。

麻疹針一直甚有爭議，美國一年的死亡報告過百，但死於麻疹的則是每年低於兩人。麻疹不是很恐怖嗎？全球死亡數字不是很嚇人嗎？其實那是來自第三世界的死亡數字，麻疹的主要問題，是不能用退燒藥和抗生素，因會引致併發症，孕婦更會生畸胎。如果不用西藥的話，根本不恐怖。

麻疹疫苗於1963年面世，混合針則在1971年才被推出市場。有人將美國在疫苗推廣前的電視節目剪輯起來，名曰：「Measles, Back In The Days Before The Marketing Of The Vaccine（麻疹，在疫苗還未被銷售前）」，那是介乎1959至1969年的劇集，卻反映了當時人的生活。孩子放學自己一人回來，說老師說他患了麻疹，叫他在家休息，媽媽摸摸他的頭，說有發燒啊，上房休息吧。

另一齣則說一群孩子相繼患上麻疹，圍起來一起玩牌；一個女孩還說：若要生病，最好就患麻疹了，

因為又不用吃藥（沒西藥能治病毒），又可以在家多躺。其他人認同，並開心地繼續玩遊戲。

你若質疑戲劇那能作準？但你只要問一問1971年前出世的人，很多都染過麻疹，在美國大部分人也染過，還有記憶，不少人分享說因為沒錢看醫生，只是留家休息，根本不太辛苦，還能永久免疫。

第三世界國家的死亡個案多是缺乏維他命A，或錯用西藥（痘疹類註明是不能用幾種退燒藥及抗生素的）。有人反而建議為他們或孩子補充好維他命A，但這樣，這麼辛苦研發出的疫苗，便豈不是就沒用了？

說回亞洲，兩星期前就看見新聞說長榮空姐染麻疹，台灣疾管署追蹤170人，無人有異狀。其實如今流感、肺炎、癌症的死亡數字更多，人死於病症的數目，真的冇減少嗎？人自身的整體健康狀況，比起有沒有患上西醫命名的個別菌/毒重要，這是大家先要弄清楚明白的。



■麻疹針 網上圖片

鵬情 趙鵬飛

### 聽一首老歌

時隔多年，潘美辰來香港開個唱，九龍灣匯匯現場座無虛席。

年近五十、身材消瘦如竹的她，依舊中性裝扮，整場既唱又跳。率性如她，唱到高處，端起大瓶裝的礦泉水，仰起脖子就是一大口。唱到High時，擦汗的白毛巾，乾脆搭在脖子上。台下多是長情的資深粉絲，每一首歌，都能跟着唱出歌詞。

聽到動情處，好多粉絲們都站了起來，跟着歌聲，扭動腰肢，個個開成了歡樂的party。燈光變幻，情緒釋放，想必每個人，都在久違的旋律裡，重溫了多年以前的自己。只可惜少了一杯酒。昔日情懷泛泛，即便淺淺抿上一口，醇厚的味道也會酣暢到不能自己。從頭到尾，我都靜靜地坐在人群之中，等她唱那首我喜歡的老歌。

美好不過從前，甜蜜仍是往日。老歌就像一劑藥引子，會在某個不經意的節點上，讓回憶裡的細節倏忽之間甦醒過來。分手多年的愛情，吵到崩潰的友情，粗茶淡飯裡的親情，一個人惆悵走過的海邊，寂寞開無主的路邊野花，都在老歌的薰染下，變成文學筆觸才會有溫馨場景。這並不是矯情，也非文藝青年的專利。當下的煙火太過濃郁，腦海裡的瞬間閃回，在更多人的世界裡，也只能是奢侈的片刻

走神，腳下的步子還是匆匆。

節奏很快的香港，是一個適合懷舊的地方。港產片和流行樂輝煌的年代，一去不返，沉澱在內地幾代人回憶裡的畫面，卻揮之不去。深水埗、長沙灣、荔枝角、油麻地、旺角，稠密的人群，老舊的街區，林立的唐樓，茶餐廳、冰室、果欄、糖水店，還有戲院。置身期間，時空倒流，早午看過的電影，聽過的粵語歌，不由自主泛泛漣漪。

彷彿在街角，就能遇到《胭脂扣》裡流落而逃的十二少；彷彿路過重慶大廈，就會聽到《重慶森林》裡的何志武在試電話：「號碼368，密碼愛你一萬年。」彷彿一抬頭，就看到《甜蜜蜜》裡的黎小軍和李翘，正凝神聽着街舖壁櫥裡播放的鄧麗君的甜蜜蜜；彷彿下了班，就能撞進《古惑仔》裡正是靚坤對着陳浩南的跟班喊話：「一人一支可樂，見一鑊打一鑊！」再也不會有一個地方，像香港這樣了，密集了內地幾代人對武俠、對江湖道義、對兒女情長、對警匪槍戰、對黑社會、對燈紅酒綠的最初認知。

維港上船來船往，皇后大道中車水馬龍，金鐘廊那間茶樓的點心味道很正，尖沙咀櫥窗裡擺的衣服和鞋子，左看看右看看都很難看。銅鑼灣除了金舖，化妝品的店鋪鋪天蓋地，擠走了茶餐廳、擠走了老街坊。綠絲綢茶香濃如舊，西

多士外皮酥脆內裡綿軟，雞蛋仔裡多了椰絲香蔥，咖喱魚蛋滋味不變，粉麵粥的朝着餓死人不懈的路上，愈走愈遠。人會變老，味道也會變。變差或是變好，都只在吃東西人的心境和口味。香港也會變，不過，再怎麼變，香港還是香港。

有一回因為工作的原因，我去看香港明星隊踢球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整個球場的休息區，只剩下我和黃日華。小時候在電視裡看到的那個意氣風發挽弓射鵰的郭大俠，那個義薄雲天的喬幫主，頂着一頭染成黃色的鬚髮，和一嘴黃黃的牙齒，站在我的面前時，我能說出的居然只有一句，我媽媽很喜歡你，我喜歡蓉兒。



■潘美辰早前來港於九龍灣匯匯開會粉絲，全場座無虛席。 作者提供